

【台灣史話】◎陳昭順／整理

# 莎韻之鐘的迷思

## 揭開一段被塵封的原住民歷史

「莎韻之鐘」的故事，是一次大戰期間日本在台灣製造「軍國美談」的典型例子。這原本只是一個少女莎韻落水遇難的故事，卻因政策上的需要，被譜曲成歌，拍成電影，尤其是《莎韻之鐘》的電影，成為日本全力配合侵略戰爭的神話，使莎韻的故事失去了原貌。這個事件發生在宜蘭縣的南澳鄉，宜蘭縣史館為了探討事件真相，及「莎韻之鐘」的歷史背景和現代意義，特別舉辦座談會，從多方面的角度以揭開這段被塵封五十年之久的原住民歷史。

在日本統治台灣末期，莎韻的故事因日本官方的大力宣傳而廣為流傳。

而根據莎韻故事所譜成的《莎韻之鐘》這首歌曲，它的中文翻版是《月光小夜曲》，至今仍有不少人耳熟能詳，隨口唱上幾句。但卻很少人知道它背後的故事，以及這段五十年

來被塵封的歷史真相。

莎韻是位泰雅族姑娘。在一九三八年（日本昭和十三年）九月，莎韻爲了幫助一位被徵召從軍的日籍警手田北搬行李，在暴風雨中仍堅持送行，在走到一座由當地人用圓木所搭的臨時橋樑時，莎韻因橋險水急而落

「莎韻之鐘的迷思」座談會現場，站立者為宜蘭縣長游錫堃，左邊為見證者，右邊為專家學者。  
(宜蘭縣史館提供)

## 莎韻之鐘的迷思座談會



從莎韻紀念鐘樓拍攝的「莎韻之鐘」，右後模糊影像即衣冠塚碑。碑上刻有「愛國こめサヨンの鐘 昭和十六年四月台澎總督長谷川 清」等文字。此碑目前去向不明。（周歲權先生提供）

水溺斃。此事發生後，當時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以「蕃婦跌落溪中」爲標題來報導這一消息。但在三年後，該報把這個單純事件美化成「愛國少女」莎韻的故事；並提到台灣總督府頒贈了一座「莎韻之鐘」，由莎韻的哥哥代領。就這樣，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，一個原本報導是跌落溪中的「蕃婦」，被宣傳爲替日本軍國主義效命的愛國少女。莎韻的故事，除了受日本殖民政府加以渲染以外，還被譜成歌曲，拍成電影，這使得一連串以莎韻故事爲中心的各項活動達到高潮。莎韻的故事也就因爲在不斷的添加材料下，成爲日本殖民政府的「軍國美談」。這個故事的真相如何？很少人能深入的探究。《歷史月刊》曾經首次掀開這個謎題。（《歷史月刊》第四十六期「莎勇之鐘」的故事及其波瀾）

莎韻的故事發生在宜蘭縣南澳鄉。宜蘭縣政府縣史館爲了保存鄉土文化，並讓莎韻的故事呈現歷史真相，特在今年六月十九日舉辦「莎韻之鐘的迷思」座談會。籌備委員會還在四月二十九日會先行進行田野調查，對莎韻所居住地方的民俗風情，以及

## 莎韻故事的歷史

方面：

「莎韻之鐘」的迷思

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可以分成四個人。

以對這個事件能呈現最真實的面貌。在六月十九日的座談會中，最難能可貴的是南澳鄉公所費盡心力邀請了事件的見證人，也就是莎韻的姊姊卓清香女士；當時同行的少女陳鳳玉；同行少年平錦勇先生；當時少年林錦春先生；以及當時警察林茂源先生。這些見證人的談話，使我們對莎韻故事的真相能有深刻的瞭解。另外從專家學者的座談中，「莎韻之鐘」故事的歷史意義和現代義涵，也經過充分的討論後，有了較全面的認識。

這次「莎韻之鐘的迷思」座談會

研究員周婉窈：

探討莎韻之鐘的故事，首先必須提到的是它的歷史背景，也就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。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，日本積極在它所控制的地區，推行皇民化運動，這是爲配合戰爭皇民化運動的基本精神和終極目標，就是要改造台灣人成爲「真正的日本人」。

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可以分成四個方面：



日本殖民政府在莎韻遇難後曾於事故地點立碑紀念，紀念碑正面碑文為「愛國こめサヨンの遭難之地」。（上圖）為當時的水泥碑柱；（下圖）為目前此碑的情形，因道路整修，原碑已被移動，部分碑文亦遭毀壞。（宜蘭縣史館和閻威權先生提供）



宗教和社會習俗的改革。如大力推行祭拜大麻和參拜神社等活動，並設法改造台灣的本土宗教。

**國語運動** 在當時有所謂的「國語家庭」獎賞辦法，也就是一個家庭如果全部使用日語交談，即可得到殖民政府的表揚和獎勵。

**改姓名** 改漢式姓名或原住民音譯姓名為日本姓名，這在原住民中是非常普遍的。

**志願兵制度** 號召台灣人民去替日本人打仗，先是實施「志願兵制度

」，後來更實施全面徵兵制度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日本方面為了激發和培養所謂的皇民精神，更製造的絕佳素材，主要原因有三：

一、符合日本人對「純情」少女的偏愛，以及日本文化中「死亡」美學」的傳統精神。

二、可以藉此宣揚日本殖民政府對高砂族（尤其是泰雅族）的「馴化」的傳統精神。

三、爲軍人應召「出征」增添悲壯的色彩，當時日本人視應召「出征」是光榮的事。

基於此，莎韻的故事成爲日本殖民運動的熱門題材。五十年後，莎韻的故事從塵封的記憶中再度引起關注，從故事的真化」是有成效的。

相、原住民文化等等問題，都很值得深入探討。而這段塵封的歷史之所以再受到重視：一則由於言論開放，政治禁忌被打破。在戒嚴時期，像莎韻這樣爲日本軍人犧牲的故事，是不可能成爲公開討論的議題，並且由耆老用日語發言的；莎韻紀念碑在中日斷交時遭人破壞，就是顯例。其次，近幾年來鄉土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漸受重視；莎韻的故事是泰雅族群體記憶的一環，也可算是個南澳鄉土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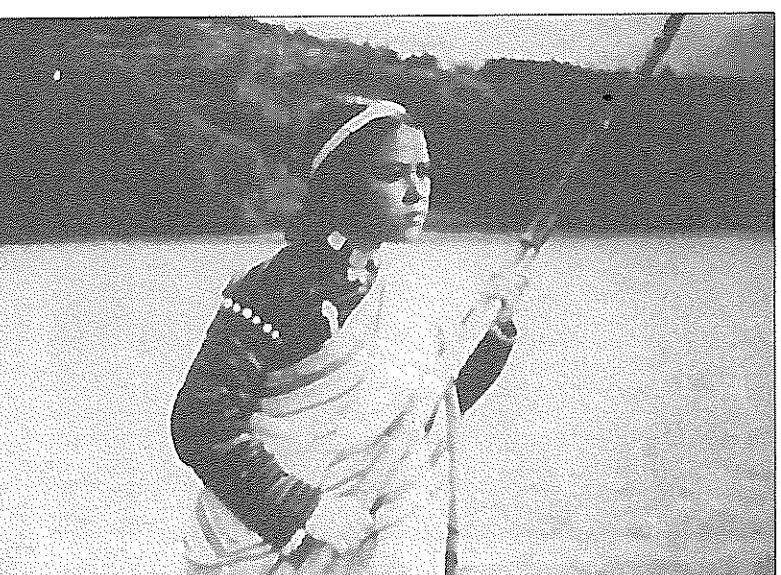
最後，在泰雅文化裡，莎韻的故事有何涵義呢？過去我們一味否定殖民時代的歷史，但台灣被日本殖民五十十年，如果我們否定這段時間的歷史文化，無疑是否定曾經存在的過去。任何一個民族或族群都無法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完全割棄的。莎韻的故事從日本殖民時代末期被官方品題而廣爲流傳，到現在試圖解開它的迷思，我們所應重視的是怎樣將這一文化遺產加以創造性的轉化，賦予新的意義，這不僅是泰雅族的事，也是大家應共同思考的問題。

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副教授李道明：

在日本殖民台灣的五十年中，電影被視為是重要的宣傳工具。目前知道只有爲數不多的劇情片在台灣製作過，其中以台灣原住民爲背景的影片所占的比率就達百分之五十以上，可見日本殖民政府對所謂「馴化生蕃」的理蕃政策是何等重視。從描述原住民生活狀況的記實影片，以及少數劇情片來分析，大多具有宣傳「教化」的意味。

關於《莎韻之鐘》的電影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，這個影片的拍攝目的，並不是要呈現莎韻的真正面貌，不是紀錄片的性質，而是爲了宣傳，因而添加了許多材料，甚至扭曲故事的真相。另外，導演爲了劇情上的需要，往往在拍攝過程中，把自己美學觀念加了進去。因此，對於《莎韻之鐘》這部電影，我們沒有必要把它當作是莎韻故事的忠實呈現，而是日本政府如何運用莎韻故事來美化其殖民統治的政策宣示。

剛才提到，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對於電影是非常重視的。從一九〇七年日本在台灣拍攝《台灣實況介紹》，作為台灣總督府宣揚在台「政績」以



《莎韻之鐘》電影劇照，圖中的人物莎韻是由當時日本紅星李香蘭（中文名字）主演。（國家電影資料館提供）

## 「莎韻之鐘」電影的背景

電影之中除了大多數的紀錄片以外，在劇情片較著名的是《義人吳鳳》和《莎韻之鐘》，尤其是《莎韻之鐘》，因它不僅具有日本「馴化」原住民的功能，更能宣揚日本帝國主義的夢想，致使《莎韻之鐘》成為日本全力配合侵略戰爭的神話。因此，必須再提醒的是，電影本身所描述的不是故事的真實面貌，而是藉此去完成神話的再建構。

最後順帶提到的是，國民政府遷台以後，鑑於電影對其在大陸時所造成的影响，於是也很重視電影的作用。作法和日本統治時期很相近，比如日本時代拍過《義人吳鳳》，台灣光復以後，吳鳳的故事也一再被視為對台灣原住民教育和感化的工具。關於莎韻的故事也會被拿來作為題材，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台北有三家電影院也放映了一部影片《紗蓉》，但故事的內容完全被改編過，和原來的故事完全沒有關聯，這裡不再多說，因為當時也是由於政策上的需要而改編製作的。

## 一位日本人所懷念的莎韻

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蜂矢宣朗：

去年八月間，由於日本NHK播放有關莎韻的故事，使日本人開了一次眼界。其實，在此之前知道莎韻故事的人並不多，就如同影片中的主持人神山優子所說，若不是在台灣KT V聽到有人唱《莎韻之鐘》的改編曲《月光小夜曲》，也不會去探討莎韻的故事。以我這個戰前住過台灣的日本人而言，也是到戰後讀了資料和文章才知道莎韻的故事。後來陸續接觸了更多的資料。

如影帶中所提示，在一九三八年所發生的莎韻遇難的事件，蔚為愛國少女美談；甚至被利用為提升「戰鬥意識」之工具，以致戰後原住民朋友有被總督府政策所蒙騙的感慨。然而對影帶中有位游姓長者認為：莎韻只是為了購買養蠶用紙而下山的說法，有稍加說明的必要。當時，在山地有一種「義務苦力」的制度，是原住民以勞力來代替納稅的制度。事件當天，莎韻乃是奉命從事搬運「出征」警察的行李至南澳的公差。公差完後打算在鎮上買養蠶用紙，那是公務結束後的私人計畫。而實際上她是在搬運行李當中，不幸落水遇難，那是名正言順的「殉職」；並非一般的意外事故。

在戰前，日本軍人若戰死，便被

祭在「靖國神社」，在台為教育「殉職」者，被祀在士林「芝山岩神社」。戰後的國府時代為國捐軀的中華民國軍人，亦被奉在圓山忠烈祠，此乃周知之事。換言之：因公殉職的國民，死後受不同於一般人的禮遇，乃是理所當然之事。因此莎韻受到讚美，受長谷川頒鐘之禮遇，乃是人之常情。只是後來被過分渲染，實屬憾事。

我認識另一位因公殉職的原住民，他屬泰雅族木瓜群人，名叫愛偉窟坦（日名：アワイワタン）。一九一八年十月七日，郵差愛偉窟坦，在遞送郵包之際，在能高山上，遭遇突如其來的風雪，凍死在天池附近。這是名副其實的「殉職」。在能高山上，曾亦有豎碑紀念之事。

我相信無論是莎韻或愛偉，在他們將要遇難的一剎那，在腦海中，除了完成「職責」之外，恐不會有「爲日本人」，或「爲總督府」的意念罷。

今天，我們緬懷莎韻，對她的犧牲，我們不要認為：「爲了日本人」，或「爲了總督府」。而應認爲：是爲了「竭盡厥職」而遇難，那麼莎韻也該會含笑九泉。

目前在日本，有由戰前居住南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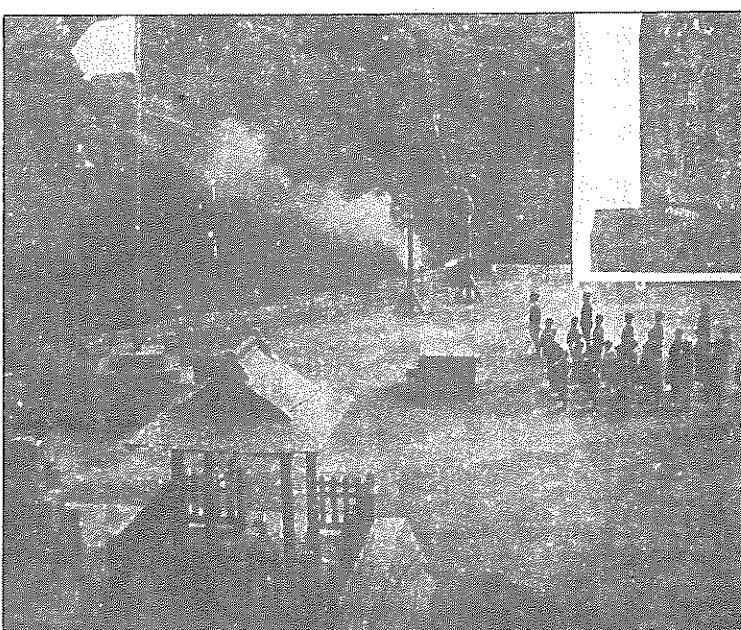
## 長了翅膀的傳說

「莎韻之鐘」的文字書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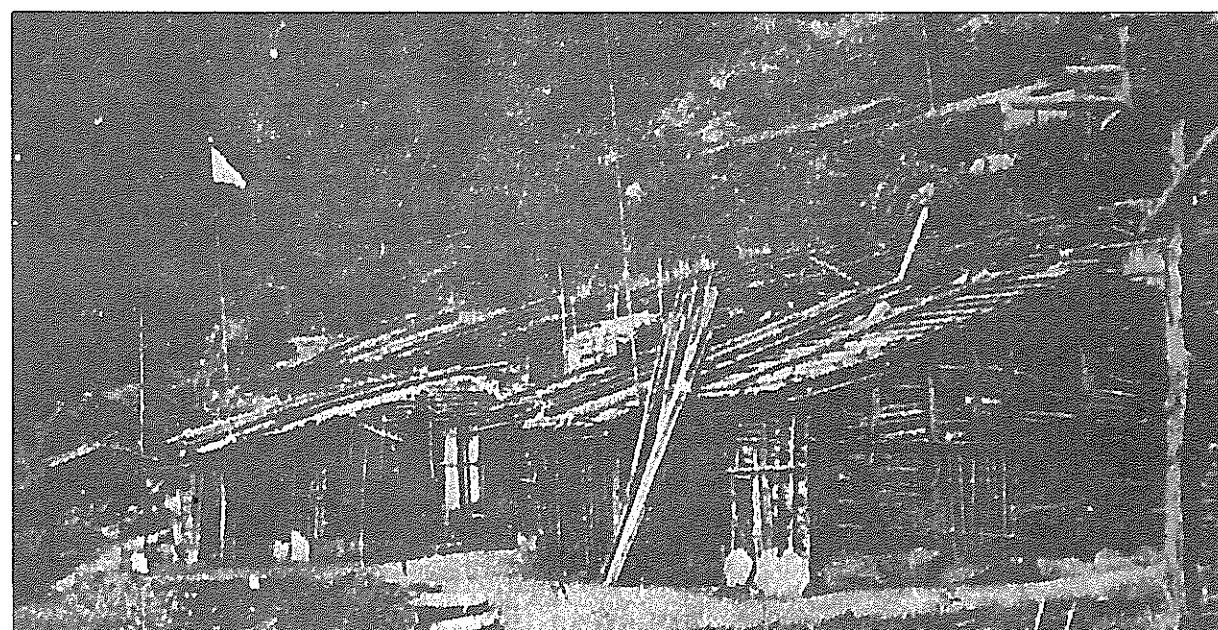
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智慧：

南澳少女莎韻的落水事件，由剛才在座諸位耆老的證言中也可以得知，是個真實的事件。一個真實事件的流傳，在無文字民族的社會裡，所透過的是「口頭傳承」的途徑，這種途徑是經由當事人及其家屬，或事件關係者的口頭轉述才會流傳開來。其傳播速度是緩慢的，傳播範圍可能只及於鄰近的部落，就像是部落的神話、祖先的事蹟等，只有少數人才會得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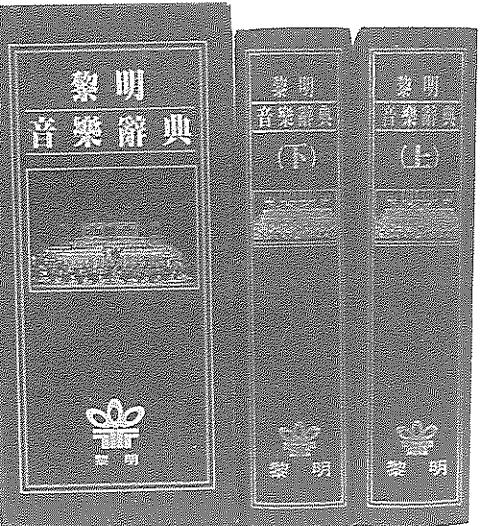
相對來說，在使用文字的社會裡，透過「文字書寫」的流傳途徑，



日本在流興社所成立的「番童教育所」。教育所操場有莎韻紀念鐘樓（左下）和衣冠塚碑（右上）。（周威權先生提供）



流興社泰雅族住屋，屋前插有旗幟者，代表這個家中有人被徵召從軍。（周威權先生提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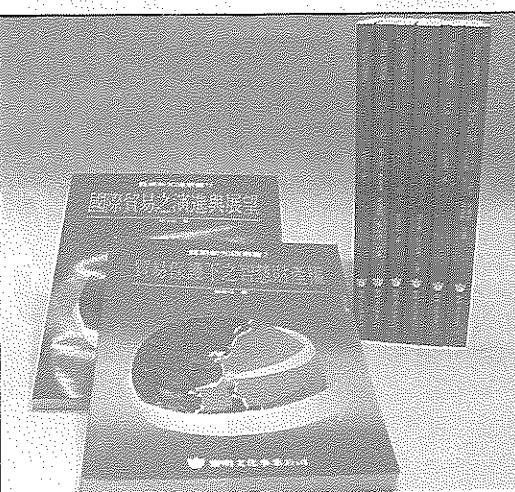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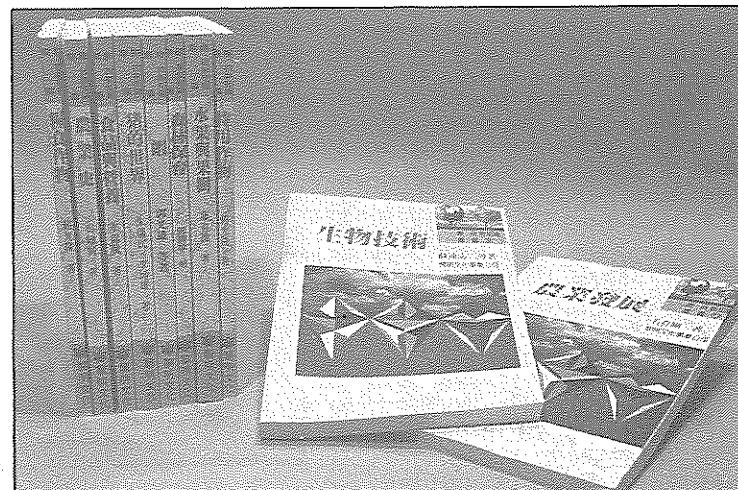
**音樂辭典 16開**  
著者：編輯委員洪萬隆等30人  
定價精裝全套3,800元

黎明文化公司有鑑於當前音樂工作者及廣大音樂人口，對工具書殷切的需求，特敦請中山大學音樂系主任洪萬隆博士，邀集國內音樂界三十餘人，共同編撰「音樂辭典」六百多萬字，內容兼顧中外音樂名詞、重要音樂作品及中外音樂家等，可謂內容最完美、詞彙最新穎、資料最豐富，為目前國內最具權威性的一部音樂辭典。

**農技新知識叢書(十冊) 24開**

著者：吳聰賢等十一人  
定價全套2,240元(可分冊銷售)

農業為全國整體經濟體系的一環，也是社會整體結構單元之一，在今天農地面積有限的情形下，農業的科技化實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。這套叢書包括有：農業史、森林保育、農業發展、生物技術、食品與營養、豬的世界、糧食作物、特用作物、蝦、水果與果樹等，對農技提昇有很大的影響。是一部農業發展的寶典。



**貿易新知識叢書(八冊) 24開**  
著者：王光中等十七人

定價全套1,905元(可分冊銷售)

國際貿易最重要的是如何適應變化多端的經濟情勢，兼顧進出口貿易均衡，繼續擴大對外貿易，在合作、互惠的原則下，促使經濟持續成長。全套叢書有：國際市場、國際行銷、國際投資、貿易保護下之智慧財產權、國際貿易實務(二冊)、國際貿易之演進與發展、國際金融等，為不可得之寶貴資訊。

**黎明文化事業公司**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三樓 電話：(02)3820613 傳真：(02)3821244

發行組：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482巷19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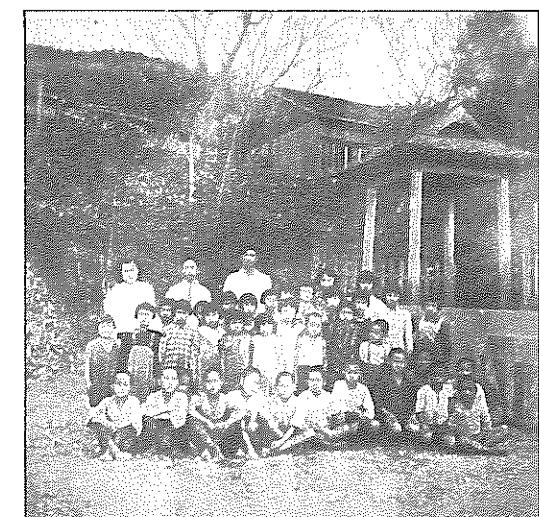
電話：(02)2252240 傳真：(02)2253174 劇撥帳號：0018061-5

台北分公司：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 電話：(02)3116829 劇撥帳號：1373264-3

台中分公司：台中市市府路39號 電話：(04)2201736 劇撥帳號：0286500-1

高雄分公司：高雄市五福四路95號 電話：(07)5210416 劇撥帳號：0044814-9

日本殖民政府很重視莎韻紀念鐘樓（右後方）在統治原住民中所扮演的角色。（陳金樹先生提供）



本民族後的典型例子。事件的真實與否，在鄒族的口頭傳承中並無流傳可考。但是經過清代文人與日本學官巧妙的文字版本轉換後，「傳說」最後成為「傳記」，「野蠻」被「文明」教化，白馬紅帽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」的犧牲者形象，刻印在全國小學生的教科書裡。

南澳婦女在搬運行李途中失足落水行蹤不明的報導，首見於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一條不起眼的新聞。翌年一月，《台灣愛國婦人新報》（一一二號）裡，加

入原者所寫的一篇〈蕃界槍後哀話〉報導，添加上莎韻是女子青年團副團長的事蹟，愛國心較一般人尤強。這

（《台灣時報》五月號）同時期，另外還出版了兩本同以《莎韻之鐘》為名的小說，一本是長尾和男所著（皇道精神研究普及部出版，筆者未能見到內容）；另一本則是吳曼沙著（東亞出版社）。在後者的小說裡，除了絕大部分虛構的情節之外，對於事件所描述的是，莎韻落水時奮力守護恩師的日本刀，獲救不久後，在「日丸旗」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後死去。

不僅如此，在戰後來台的日本人寫下的後續相關作品裡，事件的真相越來越模糊，甚至於可能有另一個布農族的莎韻少女的故事版本出現。由於時間的限制，在此無法詳述。

但是，無論是報導或是小說，或其他各種媒體，一個奇妙的事實是，在已有的文獻材料上，對於這個事件

篇文章其實已經頗為清楚地勾勒出這

椿傳為「美談」的上下關係的構圖。

亦即學生對恩師，高砂族對日本軍

警，人民對國家的鞠躬盡瘁精神。

一九四一年總督府贈鐘，將莎韻

迄今缺席的竟然是事件的家屬、當事者與在場的證人。或許一個不擅於書寫文字的民族，在日文和中文的場域裡，也只能保持沈默吧！

很幸運地剛才能夠聆聽在座耆老以日語、泰雅語所做的口頭發言，對事件的原委有不少澄清的作用。宜蘭縣史館舉辦這一次的歷史檢討的活動，其眼光和魄力令人欽佩。我想，我們需要一個重新的出發。用錄音及影像也可以做口頭傳承的歷史記錄，

最後，我期待已經掌握文字能力的南澳年輕人，不論是泰雅語、日語還是中文的書寫形式，用自己的觀點書寫自己的歷史，勿讓文字化的傳說長上翅膀，一飛不可收拾。

## 結 語

此次座談會除了邀請事件見證人、耆老和專家學者，說明事件真相和發表深刻見解以外，還播放了去年八月日本NHK電視台製作的《聽見了虛幻之歌——莎韻之鐘》影片和日據時代所拍攝的《莎韻之鐘》電影，呈現了事件的真相到被扭曲的過程，可以說是對「莎韻之鐘」的故事，做了一次最全面性的回顧。